

我们，真的有那么自私吗？



D A S — S P I E L D E S L E B E N

自私

生命的游戏

[德] 弗兰克·施尔玛赫 著 谭琳 译
(Frank Schirmacher)

堪称思想界的“黑客帝国”
媲美《失控》的震撼之作

德国最有影响媒体《明镜》畅销书榜首
如悬疑小说一般深邃、曲折，悬念迭起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EGG

D A S S P I E L D E S L E B E N S

自私

生命的游戏

[德] 弗兰克·施尔玛赫 著 谭琳 译
(Frank Schirmacher)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私：生命的游戏 / (德) 施尔玛赫 (Schirmacher, F.) 著; 谭琳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8

书名原文: EGO: Das Spiel Des Lebens

ISBN 978-7-111-47702-0

I. 自… II. ①施… ②谭… III. 应用心理学 IV. B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9592 号

本书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13-9009

Frank Schirmacher. EGO: Das Spiel Des Lebens.

Copyright © 2013 by Karl Blessing Verla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Machine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Karl Blessing Verlag 通过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地区) 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自私：生命的游戏

出版发行: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赵艳君

印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70mm × 242mm 1/16

书号: ISBN 978-7-111-47702-0

责任校对: 董纪丽

版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8.75

定价: 69.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 (010) 68995261 88361066

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读者信箱: hzjg@hzbook.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韩光 / 邹晓东



我们应当努力去探寻究竟的，并非我们是怎样的人，
而是我们拒绝成为怎样的人。

——米歇尔·福柯

推荐序



唤醒我们“黑客帝国”迷梦的书

易宝支付联合创始人 余晨

在推荐这本《自私：生命的游戏》之前，且容我先讲几个小故事。

1981年，美国哲学家普特南提出了一个看似荒诞，却又发人深省的“缸中之脑”的困境。假如我们的大脑被一个邪恶的科学家从身体里切下来，放进一个泡满营养液的缸中，通过计算机输送的信号刺激大脑，让这个“大脑”感觉世界没有什么不同，蓝天白云生活一切如常。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怎么担保自己不是真的生活在这种困境里？

这样的困境可以更早追溯到中国哲学里有名的“庄周梦蝶”故事。庄子梦到蝴蝶一觉醒来，突然搞不明白，究竟是自己梦到了蝴蝶，还是自己是蝴蝶梦里的人。而著名的科幻电影《黑客帝国》则直接用好莱坞大片的直观形式，演绎了这样的困境。

如果说以上列举的还是哲学家们的遐想或者好莱坞式的传说演绎，弗兰克·施尔玛赫则是要通过《自私：生命的游戏》这本书警醒我们，这就是现实——醒醒吧，诸位，我们落入了一个伪装得无比高明的陷阱！

用他的话描述就是：在人类社会，有人索性把陷阱伪装成自然法则的

模样。他们宣称：“人是利己的动物”，并且从基因到道德，彻彻底底如此。一个经济学理论流派，借由现代计算机的帮助，**已经把这个观点打造成一条崭新的自然法则**，并且，它开始隐隐进入我们的感知世界。

之所以这本书被命名为《自私：生命的游戏》，在弗兰克·施尔玛赫看来，处在这个陷阱中的我们对此浑然不觉，我们还以为自己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更加丰富的选择，以为对于某种理论的拒绝和接受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其实我们早就落入以“人是利己的动物”为基础衍生出的宏大圈套。

更糟糕的是，信息技术的崛起对此推波助澜。弗兰克·施尔玛赫将此描绘为我们正在经历信息资本主义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的开端，正尝试把世界转换成一种精神状态。最后其实悄无声息地剥夺了我们的权利，比如友情、爱情，也必须具备理性的原因，全部都要合乎自利原则，绝对不能和个体利益冲突。最终我们的生活工作里将不再有所谓的随心所欲，而对此我们还浑然不知。

这会引发更糟糕的事情，我们今天津津乐道地谈论大数据，大数据让一切都变得似乎可以预测，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了人的行为出发点，如果统统出自自私自利目的的话，那么严格说来人的行为都是可以预测的，人变成了透明人。所以另一个恶果是，人们开始学会去放烟雾弹，去伪装和掩饰自己。比如在社交媒体上造一堆假资料，去欺骗 HR 或者是银行人员的核查。而同样要命的是，有了计算机，有了互联网，依据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来演算人的特性，更会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改变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将人的自主思维掩埋其下。更不容忽视的是，这种思维模式从经济学起源，但已经征服了其他所有的社会科学，并控制了非经济学学科。

这本书已经触及许多直到今天还悬而未决的核心话题，这些话题曾是凯恩斯和哈耶克论辩的核心。还发人深省地再次思考哲学里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自由，也是否真的理解了自由。同时触及当代互联网崛起，大数据潮流席卷全球的热门话题。这些话题如此重要而又影响广泛，即

使只是在易宝支付内部讨论会上也常常成为激辩的焦点。

《自私：生命的游戏》就是一部思想界的“黑客帝国”，只是弗兰克·施尔玛赫在大声疾呼，别傻了，这不是电影，我们真的在一个陷阱里！全书读来跌宕起伏，20世纪以来的热门要素，华尔街、金融危机、大数据、冷战、新自由主义，等等，在这本书里被挥洒自如地提及剖析。所以这本书的立意如此离奇，以致我们像看《黑客帝国》一样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它引用的史实又如此翔实，让我们不能不打个冷战，重新严肃审视弗兰克·施尔玛赫那个看似不着边际，实则意义深远的问题。

撰写本序言时，惊悉弗兰克·施尔玛赫先生突然离世，深感惋惜，在此特对这位大师致以深深的敬意！

译者序



弗兰克·施尔玛赫博士的噩梦

“故事开头，描绘了一种神游天外、恍恍惚惚的状态，仿佛应该属于《迷离时空》剧集中的桥段。且让我们置身于冷战之初的那几年。美国，某地，就在厚达几米、炮弹都无法击穿的钢筋混凝土墙体保护下，端坐着一批经受过高效、严格训练的士兵。他们隶属于美国的空中监察部队。他们目光的焦点，锁定在雷达屏幕上。”

——本书第1章 离魂记

施尔玛赫博士的新书，几乎称得上是一部情节紧张、扣人心弦的犯罪小说。与此同时，他洋洋洒洒旁征博引，史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哲学家、现代计算机先驱人物的一颦一动见诸笔端，满卷注释，不尽其详，论述如同咒语般斩钉截铁，再加上半明半暗的暗示，令读者仿佛置身其中，努力跟上他的逻辑，力求作出判断。弗兰克·施尔玛赫，兼文学批评家、资深报人及政论作家于一身，是当代德国文学评论和媒体圈中举重若轻的人物，他继莱希-兰尼基（Marcel Reich-Ranicki）之后，入主《法兰克福汇报》文学评论编辑部，34岁便跻身这家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报业集团最高决策层，成为报社

5 位发行人之一，执掌该报文化副刊逾 20 年，成功创办《汇报周日刊》，并且著述颇丰，频频出镜。他是一位“对题材具有天然嗅觉的偏执报人”，用《明镜》撰稿人雅各布·奥古斯坦的话来说，“他并不是一位普通的专业书籍作者。基因问题、老龄化问题、家庭解体问题、个人数据保护问题、互联网和金融市场问题，都是他论战的战场。这些话题并非由他而起，然而他却总能让争论更为深入。批评他的人指责他危言耸听，好斗成性，曝光成瘾，贪恋成功，这都没错。他本就是那个国家最让人欲罢不能的媒体人。”这一次，他将论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失控的利己主义。

本书正式发行前一周，就已经在各大德语媒体激起争议，七嘴八舌，沸沸扬扬。“本书展开论述的基础是一个颇为独特的命题”，施尔玛赫在前言中这样写道：“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已经征服了所有社会科学领域，并控制了非经济学学科”。后果不外乎此：“接触过这种思维模式的人，会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所有人类活动的背后，都是无从回避的自利逻辑在发挥作用，这样的世界观像流水线一样，生产出大量自私自利的人。”

施尔玛赫的故事起源于冷战时期。当时，哪一方能够洞烛先机，正确分析对手的意图与行动计划，实在是占尽先机，生死攸关的大事。将对手复杂的心理和行为过程做一点简化，就成为官方战略思路的出发点。为了谨慎行事，避开对方的陷阱，只有求助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假设，假设人人都遵循自利原则，在他人面前一定会或多或少地隐瞒一些真相，目的只是赢取一场生命的游戏。只有接受这个大前提，才有可能利用数学方法预测对手的下一步行动。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笑话与无意识的关系”一文中，曾经分析过一个犹太人的笑话，故事本身相当耐人寻味，“两位犹太人在加利西亚一个车站的火车车厢里相遇。‘你去哪儿？’其中一人问。‘我去克拉考。’另一位回答。‘你看看，你就是个撒谎精。’发问者大发雷霆，‘你说你要去克拉考，意思不就是想让我相信，你的目的地是伦贝格吗？可我心里清楚得很，你确实要坐

火车上克拉考去。那你为什么还撒谎呢？”

施尔玛赫如果听说过这个故事，只怕会展颜大笑，如获至宝。这简直就是他在书中所指的博弈论模型活脱脱的范例。当然弗洛伊德要证明的，是犹太人用来自嘲的幽默感无与伦比，绝不是有心讽刺博弈论模型的拥趸。可是施尔玛赫完全可以把这个笑话当成有力的证据，论证为何必须从博弈论角度来理解现时的人际沟通方式。在他引用的博弈论相关内容中，每个人在社会与经济活动中和他人交流，都必须心里有数，有所保留地判断和接受对方的言语和行动，因为人人内心深处都隐伏着一个利己原则，它无处不在，所以大家在选择言行之前，就已经默认了对方必然采取同样的前提。冷战期间当然如此，存亡关头，敌我双方揣摩对手的心意，自然必须尽可能做最坏的打算。施尔玛赫坚信，柏林墙倒塌之后，这一思维逻辑逐渐主宰了经济领域，同样的模式被沿用到全球的经济活动当中。证券交易市场的算法和拍卖平台，无不建立在这样的博弈论模型基础上。这一“理性利己”的行为与思维模型，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每个人的行为都仅仅出于自身利益，在这样的前提下，就能把错综复杂的人类行为翻译成数学语言，进而总结公式，确定计算步骤，模拟谈判与妥协的过程，并且训练大家掌握这一崭新的‘理性思维’方法，使人在浑然不觉中，自动领会所谓的‘理性’”。随着物理学家与数学家设计的计算机程序控制华尔街，进行交易的双方不再是此人与彼人，而是这台电脑和那台电脑，“一台自私自利的自动机器在我们这个系统的核心”隆隆发动。

施尔玛赫从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角度入手，对近年来金融经济市场的思维和现状进行分析批评。美丽新世界，在他笔下浮现出的是一幕幕恐怖的画面。他从泥土中掘出一块又一块似是而非的小小路牌，试图还原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历史路径，让读者依稀辨认，一路行来，人们思维方式与人生观是否被悄悄涂抹上了值得怀疑的自利逻辑色彩。在施尔玛赫逐渐展开的故事中，经济人模型建立在自我利益高于一切的假设基础上，作为经济社会的参与者，

以全方位的信息和电子技术作媒介，以理性为标准采取行动，经济人的生命被逐渐唤醒，仿佛弗兰肯斯坦博士的怪物，逐步占领这个世界。理论，不再仅仅满足于描述人类的自私特征，而是反过来，成批生产出自私自利的人，这个过程就好像预言的自我实现。人类与生俱来的种种弱点、冲动、不理智的行为、道德要求，在现代社会环境中，一一被视为系统性缺陷。在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建立的模型中，用海量信息数据收集分析方法和日益完善的计算机算法，预测人类的思维和行动，以最优化的方式刺激消费，这样的过程，甚至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际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这个庞大的社会实验，实验对象是平民社会中的普通人，首先随着金融市场交易的自动化，拉开了序幕”。

人类的机器人之梦，从 18 世纪欧洲宫廷到现代民间，从令人着迷的机械装置，到《德古拉》、《弗兰肯斯坦》式的恐怖小说流派，再到人人熟知的好莱坞科幻大片和华尔街内幕电影，直至与中世纪炼金术完全不同的当代金融市场危机，施尔玛赫用文化副刊作者的小品文笔法展开论述，时而跳跃，时而隐晦，使本书成为一本正经的科技史，但其中夹杂着大量令读者将信将疑的内幕、阴谋、小道消息、名人轶事。作者旁征博引，每个句子，从青蛙大腿实验到电子邮件，从蒸汽机到欧元拯救机制，从各式各样的论据到斩钉截铁指向一个结论，其不容置喙的语气正是引起争议如潮的原因之一。对于许多严谨的专业工作者来说，用天马行空来形容施尔玛赫的逻辑并不为过。更何况他只是发出咒语一般的警告，却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或许我们并不必将这本书作为严肃的金融或者经济学专业论著来读，施尔玛赫一再预言，数字与商业时代人类经济生活组织方式和社会关系正在发生剧变，无论是否以怪物之形现身，它的来临毕竟已经若隐若现，无法否认。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重要性日渐彰显，商业化的心灵鸡汤和励志书卖场令人欢欣鼓舞，大数据的未来如同一个追寻已久、如今仿佛唾手可得的美梦，在这个时候，能够静下心来听听另外一种声音，应该算不上坏事。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这股声音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心脏地带，作为《法兰克福汇报》这样的老牌保守阵营的中坚力量、芝加哥学派曾经的忠实拥趸，如今转而向左，施尔玛赫这部作品的面世，本身就十分耐人寻味。

本书出版之后数月，斯诺登事件仿佛一石激起千层浪。施尔玛赫的警告变成了活生生的预言，在现实世界戏剧般的情节发展中得到印证。“……能观察世间一切的天空之眼，正将目光投注在每个人身上……信息市场政府的高频算法，也在扫描筛查这治下公民的一举一动……‘心之眼’（Mind's Eye）是五角大楼的一个项目，计划在所有监控日常生活的系统上装备日常智能。这一行动的社会意义，相当于 20 世纪 50 年代雷达兵从事的工作，随着该计划的实施，把符号性的行为和交易引入人类生活，已成定局。”

尽管批评者众，但施尔玛赫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位阴谋论者或者技术反对派成员。他一直强调，科技进步给人带来相当美妙的感受和方便。他只是一再警示，当对人类的过度简化成为许多技术和应用必然的先决条件时，我们是否应该花一点时间来思考，哪种形式的简化是可以接受的，它究竟有助于我们获得什么。我们的文明，总是不断地将所有美好的愿景都投射在自己使用的工具之上，可是工具，是否有可能让我们越来越弱而无力？

本书德文版由兰登书屋旗下的布莱辛出版社作为金融经济专业类书籍推出，书中包含大量引文、人物和各学科专业词汇及术语，译者尽可能作出中文译注，以方便读者理解。

谭琳

2014 年 6 月

前 · 言



我们的头脑已经变得无比简单。只可惜自己并未察觉。我们的行为，究竟有何动机？我们的喜好，理由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一环套一环，几乎无人能够抽丝剥茧，替我们找出答案。甚至也未曾意识到，早就有人给了我们现成的答案。

暂且忘掉你从心理学、脑科学，或是人生经验当中得来的那些知识，那些众说纷纭的，关于自身存在之谜的认知吧。不知不觉间，经济学家已经当仁不让地将现代人的精神家园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地。

正是为了简化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同时加快商业流通的速度，在我们生活的大幕背后，早已隐隐浮现出一个模型，依照这个模型，我们的生活正在不断地发生长远的改变。

按照该模型的教导，人们可以让生活更为简便易行，获利更大、更多，前提是我们假定，任何个人都仅仅从自身角度出发，只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无一例外。本书正是要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这个最初并无恶意的模型，最终如何变成了一个陷阱。而且这个陷阱又伪装得何等高明。

所有布下陷阱的人，都会做些这样那样的伪装。在丛林中，可能会往捕兽的铁笼上盖树叶，撒泥土，虽说是出自人手，让人看着也要足以乱真，仿佛浑然天成。而在人类社会，有人索性把陷阱伪装成自然法则的模样。他们宣称“人是利己的动物”，并且从基因到道德，彻彻底底如此。一个经济学

理论流派，借由现代计算机的帮助，已经把这个观点打造成一条崭新的自然法则。它开始隐隐进入我们的感知世界。

现今世界，有相当一部分人确信，与从前相比，他们拥有更多自由、更丰富的选择。他们自认为，对某个理论是选择拒绝还是接受，最终决定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上。可是实际上，大家非但在并不知情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这些理论，并且它们早已渗入生活与工作的方方面面。

我们正在经历信息资本主义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的开端正尝试把世界转换成一种精神状态。它酝酿着一系列大计划、大行动。它不仅仅要解读，同时也要控制并且贩卖人们的思想。它希望能够预见风险，精确计算风险成本，乃至最终消除风险。它的头脑在无休止地转动，一刻也不停歇，希望能够发现人们在做什么事，说什么话，买什么东西，还有，心里正如何盘算下一步棋的落子之处，等等。人们无论身处何地，面对它的时候，碰上的总是一个相当完善的体系，近乎全知全能。这个完整的系统，索性剥夺了人们的权利，不再让人用别的方式来描绘周围环境或解读客观存在。它宣称，人们采取的行为，完全是他们着眼于自身利益的结果。

信息资本主义根本无法理解随心所欲、“没有动机”的行为。即便是友谊、忠诚、爱情等价值观，在它的眼中，也必然具备理性的原因，全部合乎自利原则，绝对不能与个体的自身利益相冲突。正因如此，我们的目光所及之处，才会到处充斥着所谓的“激励机制”，奖励手段，从华尔街的分红，直至虚拟世界的勋章奖牌，甚至延伸到社交网络中对最私密的东西表达肯定的一个“赞”字。

我们常玩的游戏分为两类：一类是开放式的，比如象棋；而另一类，像扑克牌游戏，则属于隐蔽型的，因为在这类游戏进行当中，任何人都不能窥探其他人的牌面。信息经济学与扑克牌游戏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个信息经济学的世界里，大家总是口不对心、言行不一，语言和行动完全背离自己的真实想法，不过，在这个世界中，只要我们假定，每个人的言行，统统

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那么，他就都会变成透明人，再也无可遁形。正因如此，才产生了对信息的强大需求。出于同样的原因，才会出现迫不得已的伪装与掩饰、虚张声势的恫吓、假线索、烟幕弹。股票市场上，要么是金融算法小心地遮掩着交易买卖，目的是把闻风而动、来势汹汹的捕猎算法引入歧途，要么就是捕猎算法将海量的错误信息一股脑儿地端到各方大佬经纪面前，速度堪比光速，只为将股价推上巅峰。现实生活中，人们另行编造虚假身份，炮制出一份份 Facebook 个人档案，供人事总监或是银行人员核查。就连各国政府，也不断地释放错误信号，把水搅浑，令市场无所适从，陷入混乱。这是一个疑云遍布的社会，人们不但互相猜疑，甚至连自己都信不过自己。人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就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自己的教育背景、个人履历，乃至人生道路的本来面目，再也不是他心目中曾经的模样。

承诺要找到问题的答案，可是问题究竟是什么，并没有人提出来；声称充分了解每一个人，甚至比他自己更加了解；预测他人的愿望，可是当事人自己对此还一无所知；建议应该与什么人为友。这一切，其实本质上与秘密警察的监控算法全无二致，秘密警察利用算法事先掌握的犯罪行为，恐怕连罪犯自己都还摸不着头脑。新的经济学理论利用计算机，并且借助数学工具，来把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热衷于所谓的“囚徒困境”，这是博弈论原始场景中的两个人，他们一同面临被指控的命运，但是不允许互相交谈、沟通，他们能够做的只是在出卖对方的同时，为自己获取利益。在这场博弈中，背叛不仅仅是预料中的事，“背叛，作为一种理性的行为方式，是被人普遍接受的标准”。¹

结果可以证明，接触过这种思维模式的人，会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所有人类活动的背后，都是无从回避的自利逻辑在发挥作用，这样的世界观像流水线一样，生产出大量自私自利的人。²从最近的情况来看，可以说，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接触此类观点。置身其间，不管是在股市里，在职场上，在日常的沟通交流当中，还是在朋友圈里，信息的集中、分析和交换都要通过计

算机的逻辑运算来进行，计算机依据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来演算出人的特性，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改变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信息资本主义不断地质疑着作为个体的人，质疑他们的复杂履历和个性品质，它刻意将实体经济套进自己的框架，而且正试图逐步改写宪法以及国际法的规则。

不仅仅是个人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在目前的欧元危机中，欧洲各国，以及整个欧洲议会的自主权同样遭到切割，这并非人为的失误，而是整个战略逻辑的组成部分。

它借助一座纵横交错的迷宫，将人类的自主思维深深掩埋其下，然后将收集到的信息当作素材在计算机上进行加工，根据这台机器摆在谁的写字台上，结果可能是发动战争，可能是策划革命，要么就是创造金钱、财富，控制人心，也可能只是把上一回度假旅行的照片发送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它貌似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可能在一夜之间令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行停顿下来，也可能因某个人刚好凑巧接入了相关的信息网络，就把国之重器授予这个人。正因如此，大家都做好了准备去追随它，在封闭的空间中，在人造的光线下，暗无天日地游荡，并且心甘情愿地把它挖掘出来的暗道当作自己思考的结论。

伪装一个陷阱，必须能够全方位地迷惑人的所有感官。狄德罗在他的百科全书中建议过，要尽量掩盖，或者消除陷阱里铁的气味，因为经验老到的猎物闻见这种气味，会联想到自己的毁灭。而一本现代标准出版物中，则会用完全事不关己的语气来描述这个捕猎过程：“无论是通过诱饵，还是利用它们天生的好奇心，都能将猎物诱入机器中。”怪不得，按奥托·迈尔（Otto Mayr）的说法，engine（发动机）和 machine（机器）这两个英文单词，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附带一些贬义，像手段、花招、策划，甚至阴谋诡计之类。³ 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机器，无疑就是电脑。然而机器本身是无辜的，完全要看什么人手中掌握机器，拿它派什么用场。就像目前的情形，是某些人先把

人类的利己主义概括成一条公式，大家可以利用该公式，对整个社会进行计算。

正是狄德罗本人，他把“布陷阱”的行为（而非陷阱本身）称作一门“科学”。布陷阱这一过程中的挑战在于，要抓的动物往往老奸巨猾，不会那么容易上当。想捕获猎物，就必须收集信息，同时还要伪造一些信息。陷阱中的诱饵，应该以小小战利品的形态呈现在猎物眼前。必须让狗熊、狐狸或是狼满心心地认为，自己发了一笔意外之财。要想做到这一点，捕猎者首先要“极其细心地调查、了解动物出没的地点和规律，查明它们白天潜伏的地点，经常过夜的地方，还有平常习惯选择的每一条路径。”

同理，要是设陷阱的人草率地定下诱捕的策略，未经深思熟虑，那么这个陷阱，恐怕根本就是徒有其表，毫无价值可言。最成功的捕猎者，全都擅长像自己的目标猎物那样思考问题；反之，那些成功逃离圈套，并不中计的猎物，则必然要了解布下陷阱、一心想要抓住自己的人，从他们的心态出发考虑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它属于纯数学的范畴，可以利用电脑编程，用计算机程序来表达：这一学说产生于冷战时期，人们将它称为“理性选择理论”，意即关于合理性行动的理论，它还拥有另一个听上去老老实实的名字“博弈理论”。

极权主义体系，曾经高高在上地宣称，只有它才知道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最好、最有利的东西，从而剥夺个人独立思考、选择与行动的能力。正是对极权主义体系的恐惧心理，经济学家作出了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假设，假定每个人都会去做对他自己最有利的东西。后来，这一学说成了冷战期间最重要的战略武器之一，利用这一理论，西方阵营在超级大国间的博弈中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

但是，当前的事实证明，这个胜利并不意味着结束，而仅仅只是故事的开端。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游戏已经成为过去式，我们与自己社会的博弈，却可能刚刚拉开帷幕。一位参与设计这个超级陷阱的设计师，也同意如下说法，对于这场新形式的生命对局游戏，它的游戏规则还需要我们去适应。为